



西樓全集卷十一目錄

序

刻李善文選註序

刻世說新語序

承天府志序

廣東丁酉鄉試錄前序

雲南庚子武舉錄前序

雲南庚子武舉錄後序

雲南庚子叙齒錄後序



雲南庚子武舉叙齒錄後序

雲南歲貢叙齒錄序

雲南貢士錄序

湖廣武舉鄉試錄序

湖廣武舉叙齒錄序

吳明卿甌甌洞續藁序

西樓全集卷十一目錄終

西樓全集卷十一

閩中鄧原岳汝高著

門人陳開泰侯亮訂

孫男爾續重刻

序

刻李善文選註序

自李善治文選最稱洽聞其後五臣更爲訓故
稍緣其舊而刪潤之不能什一於是六家並列
總雜不堪辟如贅疣徒滋誦病乃近世復變爲

刪爲纂省煩蕪而存簡要取于約而易讀李氏
之書幾同秦燬矣夫昭明之爲選由春秋以迄
齊梁其辭綿麗其義奧僻其字轉借而多奇童
習白紛曾不知其所入李氏廣摭博采曲鬯旁
通貌不必合而脉合理不必合而趣合猶車之
有指南也官之有鞆譯也且無論其他卽所稱
引自六籍而外稗編緯書百數十種皆藝文之
所不傳縉紳之所罕覩真足以備漁獵廣見聞
號之曰書簾不虛矣夫以撰著如昭明可謂卓
鑒而世猶或廣之乃知意見不同各持其是善
之中廢不足異也余嘗謂古人未可輕故籍未
易議笑前哲之匪工忘已事之已拙豈非畫蛇
添足勞而罔功者哉余雅欲爲李氏恢復舊業
示好古者久之行部過哀牢得朱郎故刻旣多
魯魚又苦漫漶蓋以分合屢更或非其質矣乃
求別本參互訂之擇工鋟板頒之學宮序其梗
槩如此

刻世說新語序

鄧瑯王氏兄弟表章世說於是人挾一編卽三尺之童無不知有晉故者吾獨惜奉常之批評點竄畧盡而窺豹爲嫌司寇之刪補模擬似工而續貂見誚夫亦好異之累而千慮之失也袁氏善本出於放翁舊物具在贅詞何取輒爲刊其謬誤刻之楚藩夫晉室南渡競習虛浮上以曠達爲宗朝以標格相尚風姿特秀則揖讓而取公卿名理粗通則雍容而躡顯貴及其敗也小者迄以亡身而大者乃至覆國是非八士之殷鑒與顧其中事則誕而多奇辭則婉而有致宅心物外塵俗之態自消畢志山林烟霞之思彌結江左風流於今爲烈吾時引之以資吾舌而更借之以澹吾趣如山之穀也澤之腊也以餽飮八珍三俎間有餘味矣且亦足以愧世之羶慕而蠅集者爲叙其所繇刻云

承天府志序

承天故安陸州幅幘僅僅其後以封建顯制度稍崇 肅皇帝由藩邸入繼始改爲郡割荆門

諸州隸焉比於首善煌煌登三輔而上之矣承
天大誌紀龍飛則詳叙文獻則畧蓋各從其重
也夫王迹所基帝業斯熾文治旣起名世相望
乃八十年來闕而不宣夫非守土者之責與東
吳孫守君蒞郡之明年蝨賊旣去民乃太和爰
輯前聞補茲闕典其筆削取於獨裁其義例沿
於郡國凡五閱月而告成事不佞適入郢則屬
不佞序之我 國家兩都遞建辟之豐鎬規模
闕遠何論漢京楚當南紀實維侯服今乃以湯
沐之故進而與京兆同宮闕不移鐘簴如故是
興王之地磐石之宗也王氣鬱蔥山川拱衛天
運地靈於斯爲盛中興而後 聖神代作休養
生息亦旣有年士嬉于絃誦民樂於畊耘有司
循行郡邑直臥而理之優游覆載之內孰知其
功邇者水衡告急利孔四開貂獠持黃紙錯繹
於道不采金于山則權貨于市諸啣命者不深
惟德意一切錙銖取之吏不得職民無所聃生
毒流于衣冠而克震于陵寢楚俗慄悍易與爲

亂諸無藉不逞之徒闕然並起漢沔之間洶洶者久之幸上明見萬里之外亟更置其人鏟其羽翼爲姦者特勅部院大臣填撫之民以寧息彼一時也中涓四出徧於十五路霄焰無所不張臺臣日告變上意堅持之顧於楚何汲汲也篤祜繩武持危定傾豈枝葉是庇而縱其斧斤廟堂之上能一日忘根本之慮哉人臣幸而在事值維新之會與民更始承酷烈者易爲恩代湯火者易爲德維持調護與上下相安

期無負

二聖在天之靈臣亦藉手以逭於薄

責此幹蠱之義也作者之意豈惟紀事之爲兢兢毋寧使上焉者厯燕翼之謀下焉者奉紀綱之役庶幾乎有基無壞云爾不然其文則史抑又何所取裁乎志爲卷二十分數三十有九掌政具矣地本侯封不足當列郡五百年而聖人作巍然天子之都志龍飛第一春秋之季諸姬食於楚漢晉而下遷徙不常卿雲見於異軫之分爲之兆矣彼疆此界舊藉可稽沿革第二分

野第三攷古第四疆域第五東由太室西自江陵江漢朝宗美哉山河之固靈秀與區非 聖人孰能當之志山川第六城郭第七形勝第八思皇多士維周之楨况在舊邦宜崇廟貌禮重美報非有功者弗祀郡縣分轄各有司存鄉有聚市有集民之所出生也志廟學第九祀典第十公署十一鄉市十二郢爲澤國群五方之民獷悍憑陵其天性固然誅求旣峻歲有逃亡厥田下中半爲魚鱉之穴其意浩繁山澤無所出

志風俗十三民數十四田賦十五徭役十六方產十七河伯爲政公私鮮升斗之儲西北多山東南多水盜之藪也誰能去兵飭厨傳治橋梁賓至如歸民不病涉志倉儲十八兵防十九郵傳二十津梁二十一潜沔之交四顧皆水鄉以隄爲命脩築無寧歲咫尺之地瑕勢且土崩志隄防二十二漢江如帶岵山如礪分地建國諸侯非一家政歸岳牧是在守宰庶察秩秩惟穎可書志封爵二十三官秩二十四宦蹟二十五

世稱楚材什五郢產也薪之標之莫非國棟風
流儒雅爲世作程自楚有騷繼美者衆矣志制
科二十六人物二十七藝文二十八二氏之教
與儒者相出入苟可勸善異端何有志寺觀二
十九仙釋三十獨行之士逍遙物表漢陰之野
高風可尋女貞子孝邦之紀也志高士三十一
貞孝三十二清溪傳於鬼谷玉泉著於浩然君
子所過者化何必故都史述九流不拘一概志
僑寓二十三方伎三十四蘭臺丹井陵谷未溼

鳳港石城芳華尚在幽岩邃壑峭壁崇崗二湘
七澤可俯而闕志古蹟三十五勝槩三十六妖
由人興業不自作五行之應蓋亦不誣朽骨可
灰高名未泐樵蘇不禁何以慰仰止之思志祥
異三十七古冢三十八傳存外紀好古者所不
遺要以侈博識廣異聞亦史氏之例也志雜志
三十九不佞聞之史有二難無徵者不信不尊
者不從是志也稽之故實則聞見足徵裁之主
者則耳目不貳故足術也五請懸之國門與都

人士共之

廣東丁酉鄉試錄前序

皇帝二十五年天下復當論秀于鄉而東粵乃在南服去京師八千里而遙 上先期命臣原岳偕行人臣嘉訓往典試事臣固司農之常隸也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恐不給敢有越思臣朝受命而夕飲水簡書是懼旣 陛辭而南忽忽不知所爲計入其疆則巡撫御史臣某飭百執事而待之而前御史劉某所禮聘自四方及

臨事而推擇者皆集同考則通判臣某推官臣某某教諭臣某某提調則左布政使臣某右布政使臣某監試則按察使臣某副使臣某而御史監臨焉時奉新例加峻簾內外罔或不虔乃合提學副使臣某海南提學副使臣某所簡士三試之臣預戒分杪諸臣其毋靳目力以盡士技參伍覆之期無掛漏旣得雋七十五人錄其文似者以獻歲在乙酉 上始分遣廷臣主天下省試于是臣寔舉于鄉今且一紀矣臣遂以

諸曹郎覲顏從事夫臣旣以未藝欺主者劣見
收其敢以臣之陋質爲諸士勸惟是束髮受業
斤斤而守之奉爲功令而以臣知學時覆今之
文十不得一也以臣應鄉舉時覆今之文十不
得五也文章之敝可謂月異無論耳目所及而
變習若此臣又安所憑依而題其甲乙乎里媼
之嫁也布裙椎髻操作一前異日遣其女卽勉
強塗澤而羞澀彌甚毋寧効田間妝乃不失故
步耳故臣於士雖不敢爲矯枉之過概收其庸

腐者苟其格不雅馴辭不正經卽新銳可喜姑
且置之何者便辟巧笑非里婦所習也今諸士
羔雉具在籍上禮官稍有不當有司索其瘢而
繩之臣無所逃罪幸而得免而二三輕俊之士
恨臣之見擯直嘵嘵然抱不平其必曰夫夫固
俗吏惡知士且又惡知奇士也夫使臣一身上
不憂 廷議而下憂巷議臣之慮始窮臣之心
良苦矣自 明興二百三十餘年寔唯休隆之
運 列聖之所培植久而始鬯賢才輩出溢而

不可勝收 廟堂之上亦且怯于議用而勇於
議舍卽五嶺之間謫籍居半斯皆曩時耳目之
臣 上所自拔而用者也 上旣難于一賜環
之命而復歲以厯弓旌之使此夫棄璧投琛而
別尋環異臣愚不足以知 上指然 王上寧
舍已試之臣而求之未試之士斯其寤寐焦勞
無所不至而所注意于士者亦良重矣京考之
典 世廟僅一再行未幾而報罷至今 上遂
爲故事一屆期待從之臣乘傳而四出不惜煩

費輿得人爲縣官用

詔書每下未嘗不以釐

文體正士習爲言三五申令不厭鄭重以今多
材之世豈乏此彘彘也者而効之而尺幅短長
又果盡先資之言真能禪于殿最乎况其以諛
辭進也是 上寔重士而士自輕之也盖今天
下之所推爲嚆矢而視以左右袒者宜莫如吳
越閩楚之士其奇險頗僻亦足以駭四方而使
之易嚮粵以隔在海隅聞見無所染猶知綠質
而守其經臣亦得循故步而求之差不相遠今

既從吳越之士程才而進矣夫今粵士與吳越
之雋扼要爭奇未必勝也假令粵士範馳驅而
逐於康莊之途則粵故不後三吳之文繡也豫
章之材也荆揚之金也非粵所產也象之齒犀
之角香沉水而珠媚川天下珍之旅幣無方夫
孰非鉅麗之觀也與哉爾粵士第勗之母悖先
訓母奪時趣母驚險而鬪捷母含璞而露珠世
有知之者且亟收之曰此南海之寶也異日者
以備任使蔚爲國華乃不負 朝廷所以重士
之意耳且也天威孔赫災異頻仍 陛下側席
思讐沛然與天下更始士由斯而展采遇合已
奇其何以佐下風而宵宵旰夫翼運回天匡時
贊治匪異人任乃士也臣聞古之明君每遇天
變輒求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臣幸藉茲役
庶幾得其人焉而應 明詔臣願借子大夫以
待命于公車矣

雲南庚子武舉錄前序

自 高皇帝以神武定天下當事者率言武功

疆場之外介冑之士爲政其在荒服人騎射而
家韜鈴萬曆庚子滇當比士御史劉公旣羅諸
明經者拔而貢之至十月後開武闈於是中丞
陳公久鎮茲土赫赫壯猷無競惟烈一時材官
介士咸感激思奮御史約束申令如故事張侯
立表枋馬步射闈而問方略焉登其韻者三十
人士旣錄某以職事例有載言我 國家十三
司隸滇於西南爲極邊中原冠帶之區縉紳先
生盱衡而談禮樂視 武事贅疣耳乃若邊陲荒
服夷獯雜處無日不尋干戈其于兵也猶饑食
渴飲也則奈何贅疣視之且也 高皇帝先平

中原繼取楚蜀已取黔最後取滇皆百戰而後
服然旣入版圖則安誓而不動獨滇屢反覆至
假重臣而世守之猶曰羈縻以此知滇地險阻
罅隙易生士未可一日安枕國未可一日弛兵
也不佞竊嘆明興蓋於士二百三十年文武二科
遞重而不廢計其所爲得士之效則文士十五
而羸武士十一而縉紳屈指永宣以來名世之

臣輩出內安社禩外固邊圉紀燕然之石勒太常之銘皆拔自賢科卓然可紀而武科以功名顯者大約不能相當至新建靖遠遂以文臣而開爵士乃近日遼左川西之役亦皆儒臣尸之夫爾輩平日挾弧矢而志馬上勲意氣甚壯未嘗不謂此嚶嚶者直于楯鼻上磨墨檄之一有緩急率諉於王者而不敢以雁行則又何用此贅疣之不左視之也今試士於騎射業見其技試士於籌策業見其才文質具矣異日在行間

必不肯以勲業讓人則安所決策哉或者見外難稍寧妖氛漸息謂爾輩將無所試其奇然遼左之事識者尚不能無隱憂而西北自跳梁未已士患無其具不患無豎立時上之分茅胙土次之專閫建牙出奇制勝爲國家効死力真介輩事兎置之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夫以中材之士而當干城則其養之者素也况爾邊士家世談兵者乎其爲干城何可勝道哉毋使人謂滇士勇于名而怯于實也升之司馬且有推

轂子者耳

雲南庚子武舉錄後序

凡視學使者法得兼督衛士良家子羽林健兒
與郡國諸生並採擇以備縣官之用云歲庚子
十月當抄武錄旣成某幸而在事宜有言于未
簡我國家文武並用取法于成周屬承平日久
勢不能無軒輊彼以詩禮起家徒持文墨議論
求多于馬上於是介冑之士益詘沿習而靡其
孰能不波識者思所以劑之未能也今以儒學
之俊隱約黌序之中竭力而嘔精無所不漁獵
而或坐槁以死爾介冑稍或穎出輒登壇建節
爲萬夫雄故稱遇合則介冑易而縉紳難士少
隸學宮輒操之如束濕幸拜一官直吹毛而求
之爾兜鍪之夫不盡拘以文法使貪使詐一切
得從便宜故論約束則介冑疎而縉紳密在令
甲文臣無世祿而武臣有世爵第勒尺寸之勲
則子若孫享之勿絕文臣卽尊貴乎不再傳而
止矣故較恩澤則介冑寬而縉紳狹國家內治

責之公卿外，則責之將帥，雍容坐理，賢者無所見才。一旦有警，汗馬者重矣。故核功實則介胄急而縉紳緩，夫廣其貢額，疎其文網，優其恩數而重其委寄，上於爾輩不薄。寧言詘也。雖然士能自伸則詘伸也，士不能自伸則伸詘也。邇時名將宜莫如戚少保、元敬賢少保、南殲倭北拒胡、橫草之功，勒于五熟之鼎。上至以文臣之爵爵之，而一二縉紳號文章家者，亦爭引之爲重。夫使士以功名自奮，不以結援爲名，高異日而垂社稷勲，卽文士矐也。其後如其不然，聞難色變，齟齬若轅下駒，關門逢迎，徒以金錢而買寵。夫先自詘已，何以求伸。語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豪傑之士，豈借資而後顯。錄乎維今歲文學博士濟濟而稱俊者，二之二什九不佞所統治也。藉第令入爲名臣，出爲名將，文武之道交伸，以爲重使四方見而詘之曰：滇士則彬彬矣。使者不佞願微寵于碧鷲，爲金馬之靈，以諸生而免于臯鼈，士謹毋自詘也。

雲南庚子叙齒錄後序

萬曆庚子雲南序齒錄成則直指劉公業序之矣而不佞以視學故例贅一言於末簡我國家招定南土滇最後服輒肆其毒於文告之使憑陵而莫誰何至以大軍臨之而後下蓋緩懷若斯之難也明德翔洽無遠不屈自不佞奉

璽書而杪治之山箐之間無所不窮歷南至於甸町西極於哀牢重峰疊嶂黑水惡溪瘴霧停午不散而衣冠文物在在有之青青子衿絃誦

之聲四徹不佞於是益嘆古入教之盛嗚於幽遐矣夫以滇越在西南陬中區外之人不身履其地以爲遐方絕域氣候異齊想風日之駘蕩則詫爲慘凜聞山岳之崢嶸則巨府爲怪僻觀花木之滋秀則指爲瘴厲大率欲抑之而不使與中國伍乃今省錄傳於四海與世大越爭勝于毫釐之間退而省其私長長幼然鄒魯之舊抑何斌斌爾雅也此豈山川之靈聖人力所通也乎哉聖化遠被如天地之無不覆復載一道德以同俗

重譯可格况爾 聖祖所臨治理之國二百餘年
受恩承化之深且久乎宜其有禮而文也雖然
文已盛者實或衰禮有餘者日衷不足士一從鄉
薦同升諸公兄弟之好不帝其身迫於子若孫
猶通藉而締世講此真可謂異姓而骨肉矣他
日在事或不盡然不佞且云不忍極言以窮人心
之變然未可以古道期諸士大夫謂心如其口
也故識者憂之謂以今視古名則益厚以古視
今俗乃逾薄質之不存文正用之今爾諸士之
試於有司挾三尋之矛秘搏若風雨終不遺力
而讓能既錄名而彙征乃各還其布衣昆弟之
心共敦夙好持此而服官同心同德協恭和衷
庶幾可以杜求多者之口而演始伸于天下不
然事不由衷以面皮爲肺腑不以心競而以力
爭至于張陳凶終蕭朱隙末則又何取於是斷
斷者之爲且閭巷之人不知齒讓爲何物然而
守望相助患難相恤此非有飾也苟諸士以名
讓而實爲構母論鄉魯所羞稱得無令此輩謂

吾黨爲面諉徒豪舉者乎則病者乎不佞於諸生不欲以華言相告願以規焉

雲南庚子武舉叙齒錄後序

國家以禮讓爲教士莫不廩廩務名高非獨矜紳能也卽介冑之夫素推少文亦且慕說古人而習於讓蓋承平以來文之盛也久矣萬曆庚子滇武士入彀者三十人已復做文士以齒先後錄而請序焉夫矜紳先生繩趨而尺步磬折而脩容其於讓齒則天性也爾介冑而馳者汗

馬挽強果激用壯叱咤則山岳動搖指揮則風雲變色餘勇可賈唯敵是求此寧有人於五步之內哉亦乃屈其雄心委蛇揖遜講兄弟之驩司馬法不聞乎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何文吏也蓋不佞觀於春秋之際人習於兵戈智相譎而力相戕何知禮讓然而縣上之役范宣子以讓先諸大夫汰如藥厲不敢爲忤也迄於數世不失諸侯彼棄禮讓而尚首功貴少而賤老則蠻貊之俗春秋所損矣故曰軍旅有禮則武

功成又曰讓德之主也讓之爲懿德德讓也者
先王所以相接而不相侵陵者也郤至免胄而
趨風楚主以爲君子子玉圍而無禮爲賈策其
必敗則豈必瞋目盛氣以無道行之乃爲勝其
任而愉快乎哉是故桴鼓相聞旌麾相靡陣有
堅瑕勢有強弱吾以身當其鋒艱險無所避此
以不讓爲讓者也至於幕府上功人人自奮退
然如不勝衣吶吶然如不出口不道平吳之事
不伐江南之勲此以讓爲讓者也其不然者選

難而退見利而奔暴如虎狼如羊直豪舉耳則
奈何拾文士之唾餘而粉飾之爲且爾諸士什
九將種也其先世皆一時鵠起於草昧之秋子
孫相承以至於今復爲同籍由斯以譚則所稱
世好矣異日同心同德立尺寸之勲上以報天
子下以報先君則斯錄也庶幾久要者乎夫文
士以齒懼其勝質武士以齒懼其勝文要以由
衷而出歷初終而不渝則文武異道其揆一也
二三子勗之哉如不吾信則有侍御公藥石之

言在

雲南歲貢叙齒錄序

今上廣厲學官揆求雋乂則間五年合郡國士既廩者盡試之拔其尤於是少年之士莫不競奮而遲暮之士詘焉既又念士久困佔俾不能自拔偃蹇無復之直坐槁耳則爲罷前議行歲貢如初蓋上側身求賢而尤曲體士心至於如此歲在庚子應論州郡士滇東西就試者六十人凡資深而文稍不悖者輒收之使者不佞思所以廣上德意而不欲求多於諸士取於備貢額而止工拙無論也士既錄則各叙其家世而講爲兄弟甚驩刻成屬不佞以片言弁之夫滇之俗半雜夷僂椎結而居閭閻之間慮無不挾氣而思鬪卽二三青衿號爲雋秀而穎出齊民者亦不能洒然盡改其俗名相搏而利相傾無復有廩廩德讓之意且無論其他爾諸生投牒而來一正一陪二耳其中各有物相持而不肯相下不佞私心鄙之而今一旦忽釋其

爭競之心而敦久要之好得無以故事應而非
其實也乎哉夫志同升脩世講此其名甚美藉
第令以故事而已要其實曾不如路人又何庸
此靡文爲也居嘗屈指諸生旣廩之期其多也
且三十年少亦不下十五六年而此三十年間
所經升沉榮辱不啻百變屢蹶而屢起屢挫
屢更或者一敗而不復振蓋不勝其俛得俛
之心而爭端於是始矣顧爾三十年於此屢
屢起屢挫屢更然得者竟得失者竟失苟妄
覬覦則并其故物而失之勿忘勿助乃底於成
此靜躁之辨也故曰終身讓路不枉百步此言
雖小可以喻大諸生勗哉毋自卑其格毋自銷
其精同心同德各効其奇有禮而無飾有厚而
無私庶幾哉無負 朝廷所以廣厲之意而是
錄乃不爲飾辭不然 上又何靳於少俊之士
而惓惓於若輩爲也

雲南貢士錄序

余視學之又明年當會貢之期於是合滇東西

五十七杪之士久次者如故事試之以備貢額
大率循其資而收之非以藝相甲乙也覆其文
近似者不能什一閱其人少壯而强者亦不能
什一余盖有慨於南司成近疏曰國家鄉貢之
典本爲遴才今乃不以賢賢而以老老余竊傷
之夫周官之法諸侯每歲貢士於天子賓而興
之以需縣官之用彼其時建掀揭之業出爲王
佐皆老成耆德之士也漢唐而下少雋者前矣
夫古今人非不相及而取効異者何也余嘗妄
意以爲古之士難於進而厚於積今之士易於
進而薄於蓄古之君子明經待用卽紛華無所
染隱約巖穴之中卓有以自負者其精內嗇其
神內完徐而應之無所不効今之君子自束髮
而慕功名其途甚廣其欲甚侈心羶而不勝其
求意鬱而不勝其逼盖旣老而精已消亡矣辟
之芒刃藏鋒歛鍔善刀而藏之一發於矧何不
快意焉藉第令未成而試不缺則折耳此輕於
用者也則今之士何以希蹤古人余猶憶諸生

時見諸曹偶初餽於學宮意氣勃勃久之屢試屢挫不能無耗磨無已則企足而待期未卯而求時夜強拜一官齷齪盤辟亦自見爲意得徒爲少年姍笑資余何忍見此於爾諸生也又安能使當事者肯以老老易賢賢今諸生應貢而上公車其壯者不妨以科第自見卽不然亦且爲人師帥儼然擁臯比於青衿之上指而號之曰師模師模願稍自奮毋爲人口實寧使人謂使者雖老老猶不失賢賢之誼以此爲諸生解嘲是使者之幸也蓋貢士之法一不適謂之過再不適謂之傲使者貢士至再傲不傲使者無所逃罪其惟二三子之故矣

湖廣武舉鄉試錄序

國家文武並用要在網羅豪傑以佐縣官楚涸才數于今爲烈武昌蓋都會之區如循其名非獨文德茂矣萬曆癸卯士與計偕侍御應公業紀綱而籍奏之亡何而有武闈之役則公爲政楚當刻削之後上下洶洶少司馬趙公受上

特簡輟樞務而多方撫之中外救寧作率彌厲
於是王公在蜀胡公在鄖李公在虔郭公在貴
竹節制爲勞風猷丕赫亦多士鷹揚之秋也爰
合十七郡良家子材官六百餘人比耦而較之
拔其什一儼然足備行間矣自承平歲久率諱
武而右文其於武備名爲綢繆豫計若不忘危
而實則贅視之漸銷漸減不使兵勝于食弁而
寇者陽若進而與縉紳伍而陰則痛抑之不使
得抗顏于二三大夫卽武舉於鄉外亦珍重其

事精收其穎者而內實弁髦之於緩急無當也
母亦重熙累洽之餘內外安堵邊隅少警亦旋
發而旋罷人情習於惰窳見謂無事形安用此
甿螿爲諸甿螿之以將才自命者亦錄錄無奇
人滋厭之如之何能使武事重也楚則不然夫
以 高皇帝威武鞭撻群雄如振稿然獨楚之
僭僞號者崛強而不肯服乃至竭方張之力幾
失而後勝之其後遂置寵王列藩衛而表湖山
犬牙相錯何以故地重故也盜厲慄悍從古則

然大率好勝而不好名喜亂而安變藉第令中原有故直攘臂而起耳難治易動是宜用威幅幘廣而姦宄伏深山大澤龍蛇生焉奈何褒衣雍容而理之猥云偃武解籠髀而去斧斤胡可訓也今爾由騎射而進馬上顧盼自以爲人豪談孫吳策成敗磨墨盾鼻上自以爲無遺策人且從旁詆之曰騎射一人敵也所稱古今纏纏陳語也爾又何以應之雖然法不虛立名不虛附有如爾輩射能令十貫七札而穿楊用兵壹傳古法運以方畧夫非干城之選與今武事誠輕武臣誠淒蒨而不振然 廟堂之上未嘗靳封爵之典金印如斗惟有功者授之當事者固不欲弁髦爾爾第勗之它日登壇灑然自奮庶幾豎尺寸功卽以杜輕詆者之口而遺推轂者榮施則不佞之幸也

湖廣武舉叙齒錄序

楚武闢旣撤所采多武健知兵之士業藉其名而獻之矣已諸生退而序齒彬彬焉敦世好而

講兄弟權蓋傳文士故事而緣飾之者也夫縉紳名爲以齒而文實不能勝情外縉雷陳之交終構蕭朱之隙高者競於名卑者驚於利此夫不戈矛而喉肌刺骨者也實之不存文將焉用之况於爾輩長鎗大劍思馳馬上勲意氣憑凌逢者披靡寧局促低眉作囁嚅之態且無論其不必由衷第破陣之樂聞者方嘔吟而思鬪乃以檐帷之艷語當之不類彌甚雖然吾姑爲子解爾楚之先與晉世爲仇敵壇坫之上甘受晉賓日垂涎於王敦之血而不得與而晉之所爲盟主佐者宜莫如士會賢趙文子稱之曰退然如不勝衣而已彼恃二廣之強將狼而無禮夫先自敗也已何以霸諸侯古者軍旅之禮什伍同爵則尚齒蓋先王不以武備奪文教也類如此然則行聞之士寧獨以勇勝哉今觀爾諸士少者如乳鷹摩天盪雲壯者如老驥追風逐電亦足以稱雄而張楚矣行當專閫而建牙使少俊能持老成之慮者宿勿忘英銳之氣同心同

德強作功名有敗群者鳴鼓而攻之可也藉令
逡巡情縮效文士之伎倆徒委蛇爲國容卽文
士吾猶厭之何有於介冑也

吳明卿饒魏洞續藁序

吳楚山川瑰瑋甲於寰區楚以鉅麗標勝而吳
以清佳取妍兩地操觚之士徃徃割其菁華之
氣而洩爲文章大率楚取英雄總雜爲工吳取
婉約雍容見則求所以調而劑之未能也嘉靖
之季七子雲興楚有明卿吳則元美此兩先生

者皆備光岳之精炳靈孕秀相與脩北地之業
礪才大力旣不揣其方言而又能交相劑以歸
於正於是東南豪傑靡然從之兩先生遞執旗
鼓若桓文者垂五十年矣予不幸不獲事元美
先生最後游楚則吳先生亦已捐館舍每過下
雒爲低回久之已從州刺史馬君得盡讀其續
集而求其所謂劑者先生之文本之東京間有
規模河東者古風樂府本之漢魏間有出入杜
陵者吾不知其於元美何如獨五七言近體最

爲折衷而合律鏗然其音也雍然其度也商引
而徵應經往而緯隨可謂兼至而獨詣矣詎肯
兄元美而弟之也夫論材於楚不患其不充氣
不患其不鬯顧才之過也龐雜而鮮裁氣之縱
也離披而無所底吾安能諱之先生之才無所
不究然必反而麗之於情其氣無所不靡然必
要而協之於則易世而後能使博學宏詞者不
至輕用其所有餘感激用壯者不敢跳於一切
而冒凌厲之戒則先生之功於楚大矣先生故
有龐甄洞集行於世此則其季子太學續編而
付之梓者剗剗之費馬君實任之季子名士良
其詩得父膏腴刺史名攀龍素著循吏聲而旁
及雅道尤足述也

西樓全集卷十一終

西樓全集卷十二目錄

序

康元龍詩集序

畊隱集序

閩詩正聲序

王子培詩集序

徐南壁集序

行卷小序

帝京篇自序

西平圖詠序

政餘蕪稿序

徐惟和集序

皇明十六傳小序

權楚錄序

樓寧生日艸序

題同年公約序

題同門送鄒先生冊首序

張成叔詩集序

嚴氏詩話序

靖州盧氏族譜序

送叅戎李將軍之清浪序

送何尉之武進序

送張大夫守嘉興序

送孫太守之路安序

賀劉直指奏留序

賀御史大夫陳公晉秩賜蔭序

賀直指劉公滿考特詔覃恩還臺報命序

賀司先生馳封大行序

贈大中丞周公擢大理卿序

西樓全集目錄卷十二終

西樓全集卷十二

閩中鄧原岳汝高著

門人陳開泰侯亮訂

孫男

爾續重刻
天七

序

康元龍詩集序

自鄭吏部布侯於杜陵吾鄉人視爲嚆矢一時
翕然從之第天質不同波流遂遠初沿開元終
入長慶辭達爲宗愈墮惡道傳播四方見者嘔

噓則何以杜吳子之口也反正之功始於袁舍
人而風雅之變盡於今日卽余二三兄弟極力
模古非大曆而上不譚乘方張之勢用不盡之
銳所至分曹授簡海內爭下之矣後來之秀厥
有元龍元龍本以程書著名僅出其餘而及聲
詩大有唐風計元龍之爲詩纔一染指參之吾
黨具體而微其意常有嘖嘖而不肯出者一發
篋而示吳人吳人輒左其袒藉令需之異日常
元龍之業成懸之國門安知不有好事如浦長
源者走千里瀕首而稟繩墨者乎則閩山川且
徼寵於元龍非獨不佞已

畊隱集序

余從祖子靜先生當 高廟時以遺佚徵不起
削跡東郊結廬於竹溪之上卽今所聚族而居
者也一時名勝如王太史恭陳徵君亮皆翫陸
自喜先生以老布衣參之每一篇出無不擊節
稱善而先生耽丘壑足不入城市其所倡和自
數公外泊如也天旣奪先生之後而猶靳其名

平生著述都已化爲烏有殘篇斷簡且與蠹魚
共之蓋自先生沒可二百餘年世無知先生詩
者夫非後死之責與從諸長老得先生集若干
卷稍爲汰而行之先生古詩似陶韋有蕭散自
然之趣歌行舒徐宛轉高岑雁行近體翩翩由
杜陵以及錢劉無所不有亦可以傳矣今噉名
之夫持行卷而遊公卿間不蹉而走四裔耳食
者亦爭附之風流如先生獨令其湮沒俛與骨
俱朽益嘆吾鄉人之不善爲名也

閩詩正聲序

自新寧高廷禮選唐詩正聲行於世學士誦之
勿絕揚用脩以爲出於閩人弗善也蓋至於今
選者日益衆其取旨日益盪於是識者始服廷
禮之鑒而信其持論廷禮之言曰詩者聲之成
文者也情感於物發而爲聲忠厚和平可以被
律呂中金石乃謂之正聲一切憑陵忿詈跳浪
而不本於情則姦之屬也余閩中之詩唐世僅
僅已其在 國朝大較可得而言洪永之間專

譚興趣則林膳部王典籍名其家弘正之時氣格爲宗則鄭吏部擅其譽至隆萬以來人操風雅家掇菁華道古本之建安揆操旁及三謝取裁準之開元寄情沿乎大曆典刑具存風流大鬯一代聲詩於斯爲盛矣余不佞尚論先哲文獻足徵取其合者編爲是集大抵本高氏之旨以備一方之風而已旣成乃弗能當也夫副墨托之藏山成書或以飼蠹秘者弗傳傳者弗廣未闕半豹先失全牛踈漏之誚寔所不免雖然舉爾所知以俟君子拾遺補闕宜不乏人則不佞以此逃罪矣

王子培詩集序

不佞束髮治經生言意氣勃勃第恨不得一當王子培角前矛以進也蓋久之始定交各盡其技懽然爾女相得矣於是子培益竒而窮時時作阮步兵面孔向人里中兒或謂子培狂生不佞獨謂子培非狂生也子培名精於其業以其餘治古文詞及聲詩麗甚而前里中兒者則又

怪子培經生而安得縉紳先生語往往目攝去
嗚呼世方以耳視其何知子培狂子培而不狂
余又何用子培哉君家女存固以諸生稱詩乃
太倉沔陽二三君子爲之推轂子培所著作不
啻什襲藏之而其所與游乃落落穆穆世俗所
厭棄如不佞者余且重子培之狂也夫

徐南壁集序

三衢徐裕菴先生行其祖南壁公詩若文而屬
不佞某爲序不佞竊謂當世以作者鳴旣卒業
則藏之名山俟所不知者何人然或零落不稱
至同於龍威丈人之秘卽百世而下有知己者
直且暮遇之乃若殘壁碎金業已化爲烏有幸
而有佳子孫揆其美而張之足令靈鬼骨香文
人氣吐無論作者苦心而傳者之殷勤可念也
徐公故正嘉時循吏厄於年不得竟其用生平
所著述極富又厄於火不得竟其傳先生竭其
蒐括勾請之力於厭棄之餘蓋收者什一軼者
什九凡數十年而後成書然亦寥寥矣孫主簿

有言精騎三千何必羸卒數萬哉不佞獨愛先生困於廣文寒氊如鐵而惓惓不朽之業使逝者有知當不寄慨於名山不佞所樂書以附于門下士之誼焉

行卷小序

余既歸自長安則謝客之竹林舊里携筆床茶竈往也庶幾有賢豪命駕者乎則把臂入林耳更不敢道博士家一語而會屏居月餘足音殆絕孤興無聊故態復作滔滔信腕便得三十首篇夫已蹶于拆坂何取縱轡康莊哉不然敝帚而千金饗之是重余之愚也夫

帝京篇自叙

余自甲午夏再至京師僅閱歲而以使事出初入民部火發于臀日呻吟作楚如此者可三月已權稅東門拮据狙獪事面目都惡又可三月最後冒風雪走通州餉戍遼諸將士又旬日歸無何而浙漕之命下矣其間非苦病則苦冗欲一脩故業未能也而同年張函一先生與二三

曹偶結社於城西佛寺時時策蹇過從余間往
會之日晏爲期丙夜乃散蓋猶以冗故杯酒流
連篇什間作傳示商榷徐付奚奴久之奚囊中
漸滿余馬首且南矣旣抵吳興受代兀坐衙齋
無事追憶往昔不覺技癢出故紙而錄之僅得
百餘篇夫予所居者計曹耳金穀之不習而以
風雅博名高固未有心計麤而能歌涓城者因
書以志愧

西平圖詠序

漢蓋古西南夷地蠻夷部落錯郡邑而居所
宣慰諸司取羈縻而已狼心叵測時時詘文告
而謀干戈要以處置得宜審機權而據地利鱗
介頑嚚可舞于格也中丞陳公奉 上命撫滇
最久公素負文武才又習夷情且熟其要害隘
塞每命將出師授以方略甚悉諸將退而私語
公從枕席上度虜不啻身行間第按籍而從
事如射高墉之隼罔不命中公旣築諸關堡於
三宣慰司興屯田爲百世利歲入殆千萬計遂

誅多俺磔丙測擒倭猛奉諸酋張官置吏與內地同海外酋長莫不懼服六詔之民是以太和諸縉紳大夫謂是役也制寇息民廣儲拓土蓋闡外之奇伐史籍所不能談者也乃各爲詩歌以美之六月之詩曰薄伐玁狁以奏膚功文武吉甫萬邦爲憲夫吉甫之于玁狁僅僅懲膺而扞禦之耳未聞闢尺寸之土詩人尚侈而張之公長駕遠馭版圖及於不毛此之爲功卽吉甫無能爲役誠可歌也已不佞不獲與飲至之禮幸而從諸大夫後讀其詩而想見其餘烈輒爲序其所繇如此公功高而不伐幕府上狀逡巡而不肯應廟堂之上久而有知之者異日彤弓之錫設鐘鼓而饗之某不敏猶能爲公勒銘於太華之石

政餘蕪稿序

余初入長安時李臨淮惟寅詩名大噪所交驩傾東南余方困公車業不能以前矛前也久之郎計部惟寅老謝賓客而朱西寧忠甫奕奕繼

之余與何公露時時過從諸子侯無不目攝忠甫矣最後余以郎署久次出視滇學始得黔國公先是公守滇累建大功勲名甚著而會意有所不可輒請告以公歸第公爲人方潔所居焚香而坐其視聲色若染之者旣無他嗜好則日手一篇側弁而哦不休舍人竊窺之曰公將學佔俾爲儒生也耶所著爲聲詩壯麗爾雅冲然盛世之音今所傳政餘蕪稿其一斑也夫公侯世家雍容饗國不聞雞走馬則蹴踔冶遊爲樂乃至屈首下帷潛心大業與詩人韻士爭千古之名此其意誠可念也古今所稱不朽非功則言故有志汗馬之勲者快心於狼望之北魘風雅之業者竭精于文藻之場然而隨陸無武絳灌無文求之作者鮮或兼之臨淮西寧猶不免以文勝若沐公者可謂具體矣公年方四十春秋最富以其餘而肆力於文章吾未見其止也故不辭固陋而爲之序

徐惟和集序

徐惟和之起諸生也余方困公車慕之甚蓋猶未定交云又三年余與惟和偕計報罷始以博士業相切劘然余二人不專持其家言時時稱詩恨相知晚也惟和善譚論好結客風流爾雅人羶附之四方游士稍號能操觚至者輒主惟和惟和亦傾心應之不爲忤惟和旣不第度於本業不無少廢而其自喜爲聲詩益甚竟以此沒年纔二十九耳其弟勳葺其詩若文章合刻之而以書抵不佞曰惟和已矣所不朽者則遺

言在維亡兄平生稱契厚者莫如子其所期許以風雅代興者亦莫如子吾子將何以肉惟和之骨而千秋之不佞且讀且泣未嘗不浪浪沾衿也顧不佞何敢當惟和藉令不忘平生之言是誠在我余閩自林鴻王恭輩有名于洪永間海內所稱閩中十子者也歷百餘年而鄭吏部善夫繼之又四十年袁舍人表繼之乃他方之左余閩而持苛論者猶以吏部之寡於情而舍人之窮於變以爲恨今其集具在試取而隱其

名以附於古之作者吏部之古風不以爲曹劉之叅駕乎哉舍人之近體不以爲高岑之雁行乎哉乃惟和稍異是其學無所不窺其於古也無所不濺濯才有所必至則務旁引以盡其才趣有所必合則務根極以窮其趣大抵傳于境而麗于情諧于調而驚於采出入六代之季而始終唐三百年之間句不累篇篇不累格假之以年吾未知其所稅駕矣惟和居恒喜說善夫先生而其化也亦與之同年蒲柳先零豪華都盡悲夫惟和又戲謂不佞吾黨苦心百歲後當有鑒賞者顧安得神遊而聽之蓋沒未幾而王生若輒爲梓其集而行世卽耳目所及固知異代之後有尸惟和者矣

皇明十六傳小序

自劉義慶之世說稗官家誦之勿絕大要乎詭之譚風流之餘緒而已然玄宗雅義往往藉之以行於世而貞觀初纂修者遂盡蒐獵以成一代之史蓋藝苑之精言而史局之別派也吾友

江進之雅以論著顯居常慕說古詰纏纏不休
暇日則採國史中之奇事可爲法戒者大約彷彿
世說之意葺爲十六傳而梓之謂不佞曰秘不
易傳也冗不易竟也是編也辟之戎行夫非所
謂選鋒也乎哉夫以漢之季也而晉之東卽名
德不乏微言具在顧傾覆之餘世道交喪言論
風旨亦急切而少衷矣 明德方隆士習醇正
善無近名惡無隱慝一二澹辭皆可書而誦此
盛世之軌也異日發金匱石室之藏付進之以
筆削之事此其前矛也夫

權楚錄序

自稅使毒楚楚事幾不可支 上更命杜侍中
代之一切與民休息民有瘳矣侍中旣視事輒
上三疏縉紳多稱之李留後將軍爲梓行以風
諸卿命而播雷者余惟 上於侍中之疏固不
必一一報可卽侍中調停亦未必盡其意之所
欲爲而侍中平生所艷說於名卿大夫者又不
待權楚而名始見吾獨喜其所謂內帑減上供

之稅下臣受孝順之名美哉斯言何其剴切而
中窾也侍中故爲 上主藏書好文墨知大體
其議論常依名節有俠烈之風蓬生麻中不扶
自直由斯以譚信非虛語嗚乎楚爲湯沐之地
寔惟帝鄉彼一時也上下皇皇莫必其命勢且
瓦解矣一變而今日商安其業民安其居中間
更禍爲福如反掌然信安危在所任哉

櫻寧生日艸序

往不佞一邁沈孟威於長安市中而異日之計
其人磊落爽朗奇士也無何而隸事民部則不
佞與孟威同曹懽然爾汝相得矣每與孟威譚
古文詞莫不抵掌而稱先秦之業語甚辨星斗
覆而煙雲流也稍縱而旁及博士家言則又根
極理要濟其馘而咀其華孟威之言曰經義一
小技耳王文恪唐中丞至以此而垂不朽學士
誦之勿絕其精足傳聖賢之神而其粗亦足以
發摠其獨見而騁其捷安得盡土苴之詆謂敝
帚無當也又一日而過孟威得孟威所撰著若

而篇大率多二三君子語矣今縉紳先生習古
文詞則甲甲經生業而訓故之儒童習白紛則
視古文奇字如梵書不可曉乃孟威兼出而見
奇遞建旗鼓令此兩家之士各屈首受功令此
爲難非養盛宜不及此蓋孟威爲孝廉時雅與
焦弱侯先生講性命之學其得雋于南宮也先
生實拔之則求孟威者又在語言文字之外也

題同年公約序

歲在乙酉余同郡舉於鄉者二十二人同出而
門共敦年好文酒過從昕夕靡間既後先入仕
南北睽離尺素空緘寸心終鬱起居之音杳然
慶弔之問或闕雖肝膽契分不假寒暄而形跡
參商幾同楚越用朔斯議再申舊盟敢托久要
永垂世講應行條例具載藉中不佞原岳僭題
于首更有剩語且需後期方今二三兄弟宦情
方濃游轍未息台鼎可居旂常斯勒稍待成功
之日白首相看正值引年之時青山未老杖屨
招邀琴尊其適會名真率社曰耆英乃爲同志

同心有始有卒者耳

題同門送鄒先生冊首序

雲夢鄒先生爲考功時與陳州季先生各以其
經分校禮闈錄楊松年等二十二人旣於事而
竣先生業已轉選曹矣先生一時所建白朝廷
著爲絜令斤斤三尺守之於時弊孔幾絕而會
先生念太宜人春秋高矣輒上書請告當事者
雅重先生章屢格先生愈益堅凡三上而始得
請同門諸生旣不能挽先生行則追送之河之
潞至戀戀不忍別夫先生出處之際非小子所
知第以鳳麟之在山澤豈不稱瑞如必郊塚而
後奇是雉兔之可參而畜也故出則鳳舉入則
鴻冥先生出處之際意念深矣先生旣大造吾
儕而生成之一旦決絕猶之免赤子于懷江漢
之間徒望台垣斗牛之分虛占紫氣乃各爲歌
紀別如左而命不佞綴數語以引其端

張成叔詩集序

逢掖之士往往諱言詩非不能詩也彼其越尊

俎而治庖見謂無當將屈首受正業斤斤三尺
守之有一二慕古者或不勝其奇而染指焉則
人爭目攝之何用是豪舉者爲也句章張成叔
謂否否道一耳訓故則理境之語也賦頌則情
境之用也殊途一致安在其相悖耶蓋成叔於
兩家言各極其所主而兼撮其長一日而名重
公卿間矣句章固多奇而四明寔仙靈窟宅道
書所稱丹山赤水洞天上有一百八十峯毓奇
鍾淑賀監風流領袖詩家正始其投老乞休猶
勤人主祖道稱詩至今爲藝林盛事今成叔春
秋鼎富異日以文章結知 主上如季真之遇
明皇不難夫非山川之助與成叔制義別有刻
此一篇則正始之流出於佔俾之餘者要之技
不止此也

嚴氏詩話序

詩話之流莫盛於宋由晚唐而五季間亦有之
宋人布侯于杜陵議論爲宗差之毫釐謬以千
里迨宋之將社也衣冠之裔十九化於腥羶缺

舌侏僂於正聲何有蓋國統垂絕而詩統亦亡
矣獨既闔之間有嚴儀卿者別具心腎嚶嚶反
古希漢唐而祖初盛慶曆而下禁勿譚從最上
乘具正法眼其斯爲先覺也乎哉儀卿之言曰
詩有別才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論詩
者未嘗不沐浴其言夫昌穀之爲談也奧而奇
元美之爲卮也辯而核元瑞之爲藪也博而麗
自三子之書出而嚴氏若左次矣要以功在反
正延如綫之脉以俟後人如一葦西來玄風大
邇亦安能竟廢之吾故併其集爲序次而行於
世勿謂予閩人知管晏而已

靖州盧氏族譜序

范陽盧氏在北宋稱著姓迄唐不衰其重乃與
人主相抗衡欲抑之而不可得今靖州之盧氏
不知其所繇始譜自國初由青州而南徙者也
蓋以軍功賜爵遂世其官食采而亢宗八世於
茲矣夫干霄之木所受蔭者百畝其深根固本
歷九曲而入重淵澤地之菌至不知其早晚何

以故無本故也盧氏之先凡三世而死於王事
白溝東昌之功載在盟府其初以良家子起家
最後輒加至都指揮使與世襲而總戎父子遂
三世統兵夫人臣不難捐七尺之軀爲國家拓
生士死鼓將死綏偉哉國士名與骨俱烈此之
爲蔭豈特百畝而已哉君子是以知盧氏之後
方興而未艾也譜創于閩帥君君居滇久歷著
戰功幕府上狀所以推轂之者甚力其人倜儻
好文譚兵之暇葺而傳之如此異日者登壇建
節益侈先祖之美而張之盧之重不獨范陽矣
譜斷自始封宗法也庶幾無遠胄之謬云

送參戎李將軍之清浪序

今國家名爲治安無事塞上諸虜海上諸倭皆
以次率服惟是西南夷苗時或蠕動負固憑陵
跳浪爲梗猶不能不上厓 廟堂之憂要以犬
羊抵觸可鞭箠使也滇南李將軍生長西陲最
熟夷情先是猛酋作難挾奉氏窺伺蒙永將軍
佐幕府征之功次未上餘黨繼起於是有矣堵

之役將軍持殘卒不滿千駐順寧城下寇張甚
部伍無固志將軍以計馘其魁俘獲無筭遂連
破十三寨矣堵大定將軍功第一益不佞校士
千金齒之間所聞於父老者如此也 朝議錄
將軍前後功持節護 顯陵稱留後矣郢固湯
沐之邑寔惟帝鄉舊以列侯居守今特命將軍
鎮之此其委寄誠重但承平日久林莽無他虞
以將軍才武置之散地識者以爲非宜乃黔中
自播平後伏姦猶熾疆界未定議論紛紜當事
者思得威名之將控制之竟以將軍治清浪兵
叅大將軍事夫清浪爲貴竹門戶苗夷環山菁
而居兇悍成習閔不畏死日禦人於貨行旅斷
絕欲大削之信非將軍不可其風土荒涼兵衛
單薄將軍卽才武豈能作此無米之炊要以先
聲所震可以奪其魄而制其命不煩兵威守在
四境此於將軍可耳國家報功之典謂何不佞
嘗嘆國家之用人方事之殷也則賢者常見長
至竭汗馬之勞而不得休息及事之緩也則賢

者常見拙投之磽瘠之地使之拂鬱而不能軍
其究至使賢者消耗其雄心而不賢者益目爲
身計又其弊至使卒伍之脂膏盡於主帥之手
而中材之將反轉相倣效而成風是豈一朝一
夕之故哉將軍好文喜士善譚兵其入郢也出
其橐中裝日椎牛饗士爲樂已又斥其餘治臺
榭日結客賦詩說劍爲驩卽清浪之命下于于
然安之絕無困拂不樂就之意余以此益重將
軍將軍往矣黔中彈丸地有陳大將軍開府於
彼且得將軍左右之慮無不雍容奏功者則推
轂將軍自此始耳

送何尉之武進序

國家弘薪樵之術期於廣收其用以備縣官其
大者爲甲乙科次則歲貢士又次則掾史功曹
鱗介羽毛可網罟盡矣蓋周官有府史之屬隸
之司徒而漢功曹率以文亡害至大官至我國
家雖稍詘其用而一二穎出者哀然與甲乙科
並稱乃今日益何寥落寡當也彼其耗磨於簿

書間玩愒於歲月循資如積薪待次若累黍甚者至三四十年而拜一官覲顏吏民上計畫無復之亦自見其名成亦自見其志效而不知精已銷亡矣夫國家卽詘若用亦何至別開一途急其名而緩其實若是也何君伯端少嘗業儒已棄去習法家言又浮沉冗局無簿書之苦其人少年伉爽一時交游多文學之士縉紳大夫無不推轂何君者何君之謁選銓曹容甚都主銓者固已目攝之及試其文律比精核取成手

又老吏不如也輒置高等尋以何君尉武進矣武進固毘陵一都會財賦所聚東南鉅麗無逾武進者其民雜五方而居獄訟煩興路當孔道冠蓋日相屬爲令若尉不遑七箸主銓者謂何君才足辦試之盤錯耳何君干軋勤慎足以畢其長又少壯時有餘力不以此爲名成不以此爲志效要以自致其用以見奇試功異日推轂君者豈啻爲功曹時也蓋何君之爲功曹也寔蒞事學宮不佞猶稱弟子員雅與君善卽選

部葉朴齋公時爲令君也每見輒稱之曰安得此快吏然則君往矣一尉固不足以盡君第使人謂閩有人卽掾史多才不獨甲乙科也不佞與有榮施矣

送張大夫守嘉興序

代

漢世多循良之治郡守課最率入爲公卿其權無所不轄而才無所不効故得綜其治行而優異之明興文法詳而事權稍抑吏治始訕矣今江南列郡以百計宜莫如浙之東西列郡以十數計宜莫如嘉興難治此卽漢之潁川渤海恣睢僻俛恨不得才如黃次公龔少卿者爲之國家不難破一切以酬其功以余觀於富順張大夫庶幾其人也大夫之佐司徒治辦有聲曹郎取受成卽有奇安所用守則專城而居得便宜從事如囊之錐穎且立見矣嘉興蓋吳越間一都會其所產絲枲之利足以衣被天下海濱諸邑魚鹽海錯取之不涸之倉有富厚之名而亦坐此以自困風俗頽窳治淫誨盜猾吏姦民左

右爲媾此非潔已率屬凝神勵精又烏能勝其任而媿快乎次公雖用寬和爲名史言其明察內敏吏出至不敢舍郵亭姦人去入他郡少卿見齊俗奢侈好末技乃躬行儉約期月之間獄訟止息古所稱良二千石類如此余每見縉紳先生言故嘉興守萬安劉公之賢以爲明興無兩者其後劉公卒以才見重至尊顯由斯以譚明雖不盡緣漢法躐致寵榮久之且積其勞迄以大用今 上益明習吏治修元始五鳳之政守相有異等者輒加秩或內召爲京堂官大夫行矣海氛甚惡當事者抱不測之憂曩劉公在郡則島夷方躪浙得公而衽席之然則大夫功名方自浙始第令後世傳循吏者以後先嘉興守取重明吏不遂詘於漢大夫之功大矣

送孫太守之潞安序

先是六卿司屬由甲科起家大率積資至四年有奇輒得出守大郡會 聖天子厲精圖治久道成化雅謂二千石專城而居所轄稍廣柰何

不操刀而使割幸一切之功第令苟且從事其
何以撫元元而體余一人憂勤之意則務重其
資而積閔閔非五六年不遷章屢上屢格若不
得已而姑試焉蓋其慎也漢世綜核之主宜莫
如孝宣其言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嘆息
愁恨之聲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
二千石乎古聖帝明王之盡心民事類如此予
總治大司農則楚孫君以進士高等隸事度支
度孫君前後所以佐余爲理者非一要以敏捷
俊爽勤于其官庶幾漢吏之風久之以曹郎久
次竟出爲潞安守矣夫潞安古上黨之地其俗
勤儉力本都人士折節而務學以君之才具可
不勞而理但山谷阻深逋逃爲梗宗室彌衍供
應寔難孫君主計五年固已錙銖枝之 上又
爲之老其才而試之茲土吾知其必有合也予
觀地節元康之間朝廷輒選博士諫議大夫通
政事者補郡國守相而東海太守又以召入爲
右扶風卽君異日以治行聞 上不難効漢法

以褒寵之然後知 聖天子曩所以慎重而不輕授者固將以需其成功而大用之也於其行序以俟之

賀劉直指奏留序

自省方之典不行於是直指使者持斧而四出考吏治所繇奉璽書而紀綱之在令甲御史行部卒歲一更要以震疊四方作新其耳目譬若雷霆迅發不測以爲威何可久也戊戌之秋溫陵劉公按滇巡歷旣遍所部稱平及瓜代臺章屢格先是滇數苦兵稅額不足逆酋爲梗蓋五年三勤王師軍興時乏帑無見鑿摵括進奉夷漢騷然當事者以爲憂夫覈軍實定經制安內而攘外此皆部所事事也無已則請留御史再一歲而更疏上輒報可滇之士民以手加額曰上固未嘗鄙夷吾滇而遐遺之至不難遂借禁闥之臣而式吾土其穎出者曰固也吾黨小人饗利則德顧此荒忽者何足以稽我公爲不佞則謂廟堂誠見萬里之外非小臣所敢知然

私竊度之滇有難一日去公者夫滇非古所稱
荒服也乎哉此未可以中原之治治也黷結之
民束以三尺則憤鬱不堪稍寬之懼慢而無法
斟酌調劑不易其俗時或有所懲勸要以戒百
姓畏其法而樂其便循而習之庶幾至道公之
當留者一滇在封疆之外僻處一偶吏茲土者
各以意爲官爰書不必麗情徵求不必麗法甚
者倚上爲市外見才而內挾詐公廉其狀亟寘
重典以令四封除其蝨賊民以寧息公之當留

者二邊徼夷羅素不奈漢法復苦於一二苛求
者原野之獸能豕畜乎彼計無復之則探丸殺
人時或有之公與大中丞計議輒發輒擒又戒
諭諸帥但取渠魁無窮兵爲也迄於今功成而
夷羅安堵始有生人之樂公之當留者三夫滇
外附富厚之名而中實枵不支邇來礦脉旣竭
關征爲暴開采之役所入不足以供所出稅歛
無藝而商賈絕不來盈則疲民縮則蜚語入矣
公經畫中窾事事足辦而忠誠惻怛足以感動

其心而使之無不吾聽人但見上下無事嘻嘻
然安之而不知公苦心有未易以告人者於時
微公居間滇幾殆公之當留者四上既雅重公
而又知滇之外腴而中憊非公莫支也故屈於
請代者而銳于請留者蓋寧暫輟拾遺補闕之
臣而不忍退方有不周之澤 上之爲慮深矣
藩臬大夫及諸闕帥則謂否否滇卽多故病在
四肢朝廷之上不可謂無事使公居中央策豈
一手一足之烈哉不是之重而彼之憂此徒治
其標者耳不佞謝主臣不佞爲滇人地何知遠
圖獨計以爲 上念滇不能爲滇久借公公卽
暫留於此行將竣事而報命唯中丞公茂績著
於南坂簡在已久銓衡樞筦匪朝伊夕而公侍
御史閱闕最深卽 上加意西南直以公代陳
公建節而鎮撫之於是始真爲滇人有滇人幸
甚不佞預以爲賀且爲滇人賀也

賀御史大夫陳公晉秩賜蔭序

今天子加意邊圉尤推轂鎮撫之臣間有軍功

卽賜金贈秩有常式其或拓地廣土是爲社稷
勲則賞延於世傳之子孫勿絕此報功之殊典
人臣之所不幾者也方陳公撫滇之四年順大
之孽作先是奉學據大侯州阻兵拒命其心叵
測而猛廷瑞者與之同惡協力以拒我師聲言
將襲蒙化而扼永昌辭甚諄戾公集文武將吏
問計曰亟發兵誅豎子耳公曰否否此犬羊何
知第以威信諭之當解散無窮兵也而逆酋暴
抗如初於是有了丁酉之役遂馘奉學擒猛廷瑞
諸首禍者咸服其辜功狀方上而猛奉餘孽復
糾合寇黨據故地爲逆焰益熾公復集文武故
吏問計曰亟發兵誅豎子耳公曰否否此犬羊
何知第以威信諭之當解散無窮兵也而逆酋
團結如初於是有了戊戌之役公旣筭無遺策而
三軍皆發憤爭效死力乃盡覆其巢穴而芟夷
之凡得府一州一安輯流亡六萬有奇俘斬者
二千餘人鹵其象馬器械無筭前後以捷聞
上爲策勲告廟已下巡按御史覆核具奏 上

嘉其功進公秩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蔭一
子錦衣衛百戶世襲賜白金文綺其餘將吏陞
齊各有差報至所部驩聲如雷于是三老士民
聚族而語曰偉哉公之造吾滇也滇雖用武之
國實困不支在曾包藏禍心無所顧忌非公深
謀勇斷滇以西危矣乃今夷險阻而郡之比於
內地王命浚錫誓帶礪而無窮邊境之民於是
乎知法之必伸與賞之必信也公之烈也公謝
曰此山川社稷之靈余安敢賴 天子之寵材
官介士獵纓而告曰古之將將者率指縱爲功
公運籌帷幄何論制勝千里之外每檄下軍前
無不中窾披腹心示情素若抉其隱而觸其私
人人感奮而樂爲之用將將將兵公兼之矣猶
然與士人共則公波及也豈士之能公謝曰此
汗馬者之勞余安敢竊諸將校之力藩臬縉紳
肝衡而進曰公勞苦功高退然如不出口今茲
功簿踰年所矣顧廟堂之上終不能以議論掩
成功久則議論定而褒賞從之寵之以樞筦予

之以世爵卽 天子之所以寵靈公與公之所
以報 天子者抑何其巧於合也公謝曰此二
三大夫之助也余安敢以尺寸而冒 上恩不
佞小子竊嘆曰嗟乎不佞觀詩而得公居功之
心江漢之詩非成周之盛際也乎哉王於召公
告於文人錫山土田而虎拜稽首也曰天子萬
年夫以淮夷旣平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召公不
自名其功歸之天子陳公逡巡者也肯以此自
多爲而不宰有而不居 上所爲居成功者類
如此不然麓川猶預五等之爵公何讓焉或曰
靖遠有所挾而成功者也故賞格獨異公徒以
赤心結主知何靖遠敢望然則公之功次滇人
能甲乙之封列爵土且有後命矣

賀直指劉公滿考特詔覃恩還臺報命序
直指劉公奉 璽書按滇已於事而竣當報命
上從吏民便留使者又一更歲諸大夫旣修
其事而揚厲之矣公自入境蓋五閱歲于茲度
公之車轍馬足於旬町哀牢之間無所不歷覽

公之惠澤於烟嵐山菁之處無所不溉濯公之
歲稜於黑齒雕題豪右間左之氓無所不震懼
巡歷載周滇之父老且喜且懼懼滇之不能久
借公也 天子果念公久勞於外召還禁闈於
是 聖政方新思與天下更始惟是拾遺補闕
何可無長慮之臣命下而公亦以歷俸九年上
書報滿矣公爲令時以高第考最其爲御史也
例不得加恩而值 冊立大典得改贈父母如
其官云公旣受代馬首東矣諸藩臬閩帥屬不
伎脩祖道之辭爲公賀不佞幸而在事其何敢
無言夫御史名爲 天子耳目之司出視行部
得提衡文武大吏而督治之至貴倨矣自兩都
而十三司隸其近者朝發而夕聞遠者旬朔可
覆天行雷厲如臂指之相使何愉快也獨滇去
京師萬里而遙輦下之言旣不盡相同域外之
情形又不盡相信故以滇而視諸方則其難矣
自北司爲政滇乃益億士囂於庠民囂於野威
有所不得伸法有所不得盡主藏者習見其所

入而不問其所出歲額日增誅求益急此之爲
難難之難者也今夫掎擊而霜飛撓蕩而風肅
御史者天吏也顧大剛則折大柔則懾俗或阻
于羈縻法有窮于調劑一切而不知變敗矣公
持其平務歸於至當故其於法不必取深文而
不輕出入於絜令之外其於物不必爲已甚而
不肖枉吾三尺而徇其私故公寬和能使豪者
歸命鷲者輸心而公方嚴至使姦猾之吏怵公
之明而不敢肆卽宵小之輩束於公之繩墨而
不盡極其凶威古人爲法家言必正直忠厚爲
本公兼之矣辟之虎狼跳浪安能不繫維調其
情性而殺其怒心則可以馴而擾也藉令強制
而苦縛之母乃激而滋其毒也乎哉夫公之閱
閱至九年而公之巡歷至再公之恩命至他御
史所不能望者而俛得之此於 高皇帝法皆
不經見而於公則格若屈而寬於恩恩若縱而
溢於格無亦 廟堂之上已熟公之才而悉公
之勞苦故欲積其資而大用之由斯以譚 上

之注意於公蒸蒸厚也公行矣三事九卿則公之餘安得如向所稱爲滇人造福得公遂鎮撫之則滇雖僻遠而虛耗有瘳乎不佞敬以復諸大夫併以慰二三父老也

賀司先生馳封大行序

代

在令甲京朝官三載滿考則晉其階而封其所生德意甚厚間有資不及格不得封願輟其階以馳之者封如故蓋國家以孝治天下期於盡人子之心而極恤下之道故在下者或詘其情以伸法而在上者或詘其法以伸情夫事有溢於格外而典有出於特恩則人爭艷慕之而況其質行斌斌卓然足術則人之喜稱而樂道者又當何如也予中州有司先生者端方孝友古老之風而自其隸學官時已燁燁有聲一時知名士盡出其門下矣顧偃蹇諸生間以老先生業困一經人謂先生且釋業傲然不屑也嘆曰孰謂司先生竟諸生老哉而大行君少長則日以故業程督之及大行成進士而後喜可知也

先生卽苦諸生乎。然好施予，至不吝傾囊而應之。大行君旣貴，益務爲德，傾里閭，嘗歲荒富人皆閉糴，先生內外屬三百餘人，無不待舉火者。而其自奉極約，布袍魚飧，取給而已。蓋先生老而慕義愈甚，居恒自恨不得一命以畢其所欲爲。每戒大行君若無念我，惟是一介行李持節臨郡國，宣布聖德，問民所疾苦，無忝稱王人。以此遺老人榮施足矣。以故大行君奉使屢稱吉得蒙異數而馳封，先生實得之庭訓云。先生旣拜上命而同里縉紳大夫樂觀盛典，庶幾效一言以壽先生。余惟先生爲德於鄉而食報於國，卽一命不足爲先生重。先生方壯盛大行君日益貴，計秩而受寵靈，何但一命自今以往。先生之慶與年俱新，異日者天子脩闕事憲德，乞言尊先生爲老，更陳說善道，大約如向所戒。大行君者稍廣之以備惇史，小子不敏願得載其事而侈談之，是爲序。

贈大中丞周公擢大理卿序

代

大江以西形勝據上游匡廬之鉅麗甲於天下其扶輿鬱滄之氣曾爲人文醇厚闊達倣儻愷易蓋山川之所醞釀然也當英宗朝周文襄公以重臣鎮撫江南風采赫於一時其所規畫釐建至于今爲絜令功業具載國史述矣後百年值今上熙洽之會而得中丞周公周公以名進士敷歷中外爲銀臺納言有聲以薦出撫八閩閩且大治二公皆吉產也其勲業聲望大畧相當云 聖天子威德遠被天下奠于覆于孟濱

之民晨出夜歸自適已事而已而太平旣久不能無萌孽公奉 璽書入閩廩然抱先事之戒夙夜吐握思所以救寧之者甚具甫下車則召父老問民所疾苦飭吏治覈軍實省刑獄與閩人士休息其治取大體而已去歲永陽弄兵姦民爲之窟穴張皇者不勝躁公以爲民愚無知不足煩斧鉞兵革之下其傷實多第布威信明首從反側當自安坐而籌之不煩一鏃戮其魁民以按堵於時微公事幾殆會歲復苦旱米

湧貴至千錢道路嗷嗷公與郡邑吏計便宜巡
行阡陌減田租若干已發所在粟賑貸之又爲
喻部中豪母遏糴平其賈所全活者甚衆蓋公
視四方利害不啻如其身日求善畫斟酌而調
劑之軍門號令嚴重有上書言事條陳失得輒
以聞以故處置民間事無弗中窾者閩人士至
相與語曰是安得留我公于閩而拊循之爲而
天子念公勞苦于外則 制詔主爵者以廷

尉召公 命且下閩人士愀然曰閩方倚重公

爲重主爵者獨不爲閩人地乎不佞進口不然
海上幸安寧才臣無所事事卽擁旄坐鎮不重
溷公廷尉爲 天子主獄者也郡國有大獄所
不得之郡國守相而得之監司所不得之監司
而得之中丞臺治獄御史所不得之中丞臺治
獄御史而得之廷尉廷尉一平反而無疑獄矣
所關係者天下之生死而所持者天下之平此
孰與閩事重 天子重封疆則命公而南重三
尺法則命公而北胡不可也公所至用寬和治

辨精心爲讞庶幾無刑民自是以不寃矣周公
之居東而歸也東人歌之九戩之卒章曰是以
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蓋東
人不能釋然於公之遺愛者如此公行矣 天
子方借公銓衡之地以表率百僚秉鈞持憲雍
容端揆之上使天下復見周公之業江以西山
川且與榮施焉則公勲名尤在文襄之右哉閩
諸孝廉於公有袞衣之愛屬不佞效一言以祖
公行不佞耄矣畧志其大者具列爲序